

人生讲义

守得云开见月明

* 关小凤

朋友中,林娜和老公大李算是顶恩爱的一对。林娜比较勤快,每次去他们家,她几乎都在忙碌,要么收拾家,要么在挖空心思搞室内小设计,别出心裁地在茶几上摆个奇颖的摆件,或者在窗帘上缀个丝线编织的饰品什么的。其实,茶几上或者餐桌上或者窗台上点缀的小玩意,也是她不久前才刚摆弄,饰品都还是崭新的,根本没必要这么勤快地折腾。但她就是乐此不疲,大李也相当配合,每一次总是充满欣赏地说:“嗯,不错不错。俺老婆就是有创意,心灵手巧!”听的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林娜还特别爱烹饪,不鼓捣家的时候,她大多待在厨房,一手拿菜谱,一手执炒勺,案板上是堆积如山的食材、调料。她认真地按着菜谱上说明步骤,把那堆食材一样样进行深加工,然后端到餐桌上。不过真心说,她的劳动成果真对不起她的认真付出,美好的食材和各种调料被她一加工,大多还不如原汁原味更让人喜欢。朋友们大多不敢恭维,表扬也懒得说,此刻大李就唱独角戏,毫无原则地夸奖她:“不错不错,人生百味,此味最佳!”

两口子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家里家外都是他们的恩爱秀场。晚饭后散步,必定要手牵肩并肩;上街购物,林娜负责挑选购买,大李负责背背挎挎当搬运工。朋友们打趣他们说,两人像是连体了,谁也离不开谁。

不熟悉他们的人,有时会奇怪地问:“他们这么好?是二婚吧?”难免让人怀疑,林娜不知是不是太没心没肺,还是每天心情太好的原因,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了十来岁,和大李站在一起,根本就是老夫少妻。而世间原配数十年能恩爱如初的,真真凤毛麟角。多是再婚异常恩爱,或者老夫格外爱少妇的。似乎只有经历了,才懂得人生苦短,才懂得珍惜。

当然,也还有人怀疑,老李家中有人是高官?富豪?反正总归是老李家能为林娜提供富足的生活,能满足林娜的物质欲望,林娜才会死心塌地像少女般对大李保持着小鸟依人的爱恋吧。不能怪别人拿这眼光看他们两口子,毕竟生活中有太多的妹子是被金钱和物质拉进了婚姻里。可惜这又真真冤枉了林娜,熟知他们的人都知道,林娜和大李结婚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即便是过生日,也舍不得去餐馆里吃一碗十元钱的面。每次上街购物,都是选择性地摊货,还要和小商贩讨价还价半天……他们家的每一样时尚电器、高档家具,都是两人辛苦打拼挣来的,如今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也是他们俩共同奋斗多年凭薪水创造来的。

“你们硬是把平淡的生活过成了诗。”也有朋友无限感叹地评价他们。林娜嘿嘿说:“不想把日子过成诗,那就有可能把生活过成渣。当初谁也没逼着咱嫁,也没逼他娶;两相情愿,那还不得齐心过好日子呀。人生并不长,经不起折腾。”

人生并不长,经不起折腾。这话真是通透到了极致。有多少人仗着年轻和任性,肆意挥霍年华和手中拥有的,待到悔时,却已鬓染霜雪,无回头路可走。

越发地喜欢林娜,活在喧嚣尘世,却时刻拥有一颗晶莹剔透的心,不矫情,不做作,硬是把烟熏染的琐碎平淡生活,演绎成了不沾尘世世俗的别样幸福。

探寻古今中外成功者的踪迹,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他们的奋斗生涯中都多多少少得到过“贵人”相助。或被意外发现而一飞冲天,或受人资助走出困境,或被欣赏而得到重用提拔。贵人使他们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引领他们走向辉煌。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也不例外。

他的第一个贵人是理学家娄谅。王阳明18岁时拜访娄谅,深受其欣赏,娄谅悉心指点他如何做学问,著书立说,授之以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王阳明深受启发,大悟其道,因而开始有章法有目的地治学,历经多年研修,终于自成一家。

他的第二个贵人是兵部尚书王琼。王阳明初入仕途,两眼一抹黑,订终生共学之盟。一生笃信践行、发扬光大王阳明心学。他长期在石龙书院研究传播王阳明心学,著书立说。为捍卫“王学”,经常与人辩论,王阳



家园(国画) 沈利君

日头挂在半空中,像个热煞子似的,照得大地暖烘烘的。麦子由青变黄,空气中弥漫着成熟麦子特有的那种味道,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香甜,那样的润人肺腑,不由让人心生欢喜。庄稼人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到了收获的季节,一切都会云消雾散。香草走在田埂上,脚步不由得变得轻快了。

“妈妈,等等我。”香草这才想起儿子还在后边。大军走了,不是还有儿子吗?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有这样一句台词,女主人公喜欢,香草同样也喜欢——日子是往后过的,不是往前。不能给别着了心!也正因此,香草在家闲了多天,这才到田里看看,换一下心情。

香草本想说“麦子成熟了”,话到嘴边却变了,她说:“麦子是在向土地公公鞠躬,因为土地公公养育了它们。”

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香草甩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心里一下子凉爽了许多。日子是往后过的,不是往前。得好好活着,把儿子抚养大。这,怕也是大军所牵挂的。对,好好

王阳明的贵人

* 陈鲁民

次交谈后,王琼认定王阳明这个年轻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极力保荐,到处为他说话,委他重任,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正德十一年(1516年),在王琼推荐下,王阳明被擢为都察院左金都御史,领兵平叛。他巧为策划,运筹帷幄,用兵如神,身先士卒,一举荡平了为患数十年的盗贼,当地人惊呼王阳明是神。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臣震惊不已,一片惶恐,只有王琼十分自信地说:“王伯安在江西,肯定会擒获叛贼。”再次举荐王阳明挂帅出征,迅速平定了宁王叛乱,立下不世之功。

他的第三个贵人是著名学者黄绾。他结识王阳明后,引为知己,订终生共学之盟。一生笃信践行、发扬光大王阳明心学。他长期在石龙书院研究传播王阳明心学,著书立说。为捍卫“王学”,经常与人辩论,王阳

明大为感慨地说:“吾党之良,莫有及者。”王阳明去世后,黄绾上疏表王阳明四大功无人能及,王学三大要旨皆本先民之言,出自孔孟之论。黄绾还收留王阳明遗孤王正亿,将他精心抚养成人,且收为女婿。

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这三个贵人,一个为他指路引导,开蒙启悟;一个为他保驾护航,撑腰打气;一个为他摇旗呐喊,传承延誉,三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结果是相得益彰,加上王阳明自己的努力奋斗,终于成就了一个名垂千古的伟人。

当然,王阳明感谢贵人提携,也明白贵人只是人生成功的重要辅助条件,更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奋斗来打天下,如果自己没有本事,一无所长,谁来帮忙也没用。他说:“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意即得贵人提携,受贵人恩泽,蒙贵人相助,确实令人羡慕。然而,贵人往往

可遇而不可求,能碰到,是你的福分,不能碰上,也别抱怨。真正的贵人还应当是你自己,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如果把盼望贵人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到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上,练就一身过硬的本事,学成经天纬地的能力,怀有超群绝世的才华,有没有贵人相助,你都照样会脱颖而出,建功立业,名震天下。所以,一定要坚定这样的信念,你就是自己的贵人,没人发现,你就自己发现自己;没人重用,你就自己重用自己;没人赏识,你就自己赏识自己;没人提携,你就自己提携自己,但关键是你一定得是那块料,真是一支“潜力股”。

否则,即使你和贵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即使贵人就是你的阿舅老叔,该扶不起来还是扶不起来,该一事无成还是一事无成,就像那个窝囊到家的蜀汉后主刘阿斗,还有那个糊涂透顶的晋惠帝司马衷。



竹林晨曲(国画) 张海疆

新书架

《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

* 李然

新文化运动肇始于1915年,以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它反对封建主义,倡导科学思想,促进了先进文化的普及与繁荣,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往事越百年,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史料亟须钩沉和梳理。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精心编选了《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

《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由著名学者孙郁主编,内容分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卷》、《新教育卷》(上、中、下)、《妇女与性别卷》(上、下)、《域外文学思潮卷》、《新旧之争卷》、《学政改良卷》,计六卷九册,400余万字。每卷收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原始史料,从民初直至1923年前后,力图完整再现新文化运动的整体面貌。

书中选文按照时间排序,大多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文末交代原载等版本信息。每卷篇末附作者(著译者)简介,简要介绍本卷收文的作者的生平及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影响与作用。

诗路放歌

冬天(外一首)

* 黄官品

随着最后那片枯黄的叶
从今年的额头咣啷一声掉下来
渐渐缩水的天空
像奶奶伸出的一只手掌
山峦蹲下,河流侧身挤进指缝间
城市猫在掌心

小巷幽深,连接家门内
光秃秃的树和雪地
捅开世间尘封的往事
储蓄心底的太阳
从纷纷扬扬的雪花
筛下一吨重的温暖和光芒

麻雀叽叽喳喳围圆半块的叫声
塞进冻红的耳朵和裤袋底
饶恕并恋上一个冬天
将没完的日子和剩下的梦
全部抱走

冬至

叶们,再也站不稳脚跟的坚守
死心塌地从高空跌落
树们,充充站在半路上
执意伸直僵硬木的腰身和手指头
兜底,一幅皮包骨头的夜

城市赤水线,持续低洼回落
乡村河两岸,萧瑟见底
薄冰的风,一块块迎面飞来
贴紧天地的腹背,摩擦着欲破的脸面
并不敲锣打鼓,彩排好的大雪

万物蹲下,山峦退远
让出天宽地阔的场子
穿着棉衣的寒冬,草垛间的牛羊
窗台灯边的猫,灶膛下的狗
才看见出山的太阳
让爱你的人,矮小了

小小说

稻草人

* 侯发山

过,不能让大军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生。他自参加工作,就没黑没夜,没有节假日,太辛苦了。他走了好,是该好好歇歇了。”

“妈妈,地里怎么都有稻草人啊?它们会干活吗?”

“孩子,麦子成熟了,那些麻雀闻到香味就会来偷吃。所以大家就弄一些稻草人吓唬那些麻雀……”

没等香草说完,儿子抢话道:“妈妈,我知道了,稻草人是不是就是保护麦子的警察?就像爸爸一样——”儿子的话嘎然而止,因为他看到妈妈眼里藏着的泪水。

香草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怕吓着儿子,忙说:“儿子,汗流进妈妈眼里了,妈妈没哭。”

儿子说:“妈妈,您说爸爸太累了,去睡了,他什么时候才醒来啊?我想让他带我去海洋馆玩。”

儿子还小,还不懂得死亡的概念。唉,能骗一天是一天,等他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香草拭了一下眼角的泪珠,平静了一下心情,说:“儿子,等收割了麦子,妈妈带你去海洋馆。”

“行!”儿子歪着头想了想,“不行!爸爸答应我好几次了,他得说话算数……我们玩过。”

香草轻轻叹了口气。“妈妈,咱麦地里也有稻草人吗?”

“有,都有。”

“麻雀真可怜,它吃什么啊?”

“这……《十万个为什么》里有答案,你回去好好看看就知道了。”

香草为自己的机智而高兴。对,以后回答不出来儿子的问题,就让他去书本里找。

“妈妈,咱家的麦地在哪里?”

“拐过前面那个弯就是。”

眼看着麦子熟了,地里怎么都不

连载

冯氏一番心思辗转久绝,老沈并非不懂。他其实并未睡熟,或许是鼾声太大,把自己弄醒了。冯氏在门口踟蹰,老沈躺在床上,也斜着眼都看得到,却也懒得说什么。他着实有些懊悔。本来,离婚已够随性,再娶就要慎重,不料再娶倒比离婚还要随性些。亏得父母均已辞世,不然还得被他气死。想到父母,老沈心中一紧,眼角也一酸。冯氏跟他说过,好歹算是明媒正娶,既然进了沈家门,做了老沈的正妻,该有的礼数便不能少,让他抽空带她回娘家一趟,在沈家坟地前祭告一次,算是给祖宗一个交代。冯氏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大,态度却很肃然,要求又入情入理,当时他未及多想,便随口答应了,现在看来倒是极为麻烦——祭祖自有一定之规,本支本脉都要到齐的,挨了一枪的冯氏要去,打那一枪的奕奕也要去。同车来回,同地祭祀,冯氏是大人,想必不会计较,但奕奕能不是人,想枪她敢放,还会不会做出别的出格的事?而且娶妇祭祖,不但本支本脉,旁支的

沈姓人也要有人在。父亲沈圣行一辈兄弟三人,圣行为长,二叔承承不说了,生死都不知道,三叔圣传家人丁兴旺,圣行家却是单传,到了老沈这里,连女儿孙男只有一个。坟前,三叔家孙男孙女浩浩成行,可怜自家就三个人,还有俩是女的,真是自取其辱,不孝之至,愧对祖宗。早知麻烦这么多,又何必匆匆娶冯氏进门呢?人家自己大概都没想到会有如此好命,他倒是逞一时之快,弄得这般坐蜡。思绪及此,老沈再也不愿看见冯氏,连她身上隐隐袅袅的脂粉味都不想再闻。他已经忘了,这艳容霜还是他特意在汉口的“广生行”分店定制,专为今日娶妇婚典而备的。艳容霜香馥依旧,老沈的心态却陡然不同。他不动声色地翻了个身,把冷冰冰的后背,留给了门口的冯氏。这个算是新婚的夜晚,两位旧人两两相背,就这么直至天明。

祖宗
老沈名微茹。沈家祖居本在密县,数代先人农忙种地,农闲采煤,省吃俭用攒银子,到老沈

曾祖父尚得公这一辈,沈家总算盘下口小煤窑,拿了县衙颁发的矿照,当上了窑主。开窑那天,矿得为图个吉利,还请了本县最有名的“小八班”,一连唱了四天大戏。头一天唱的是《穆桂英征东》,第二天《樊梨花征西》,第三天《姚刚征南》,最后一天《雷镇海征北》。那时老沈的祖父秉耀公还小,也就六七岁的年纪,目睹了沈家开窑的盛况。直到他临终前不久,还能清楚地到老沈讲,那天唱雷镇海的,是豫西调角、须生大王孟永清,一开场就是几句靠山吼:“刀劈三关我这威名大……”

秉耀有病病的根子,又喜欢听戏,连说带唱比画过一番,才由虚弱地喘了几声,拄着盘棘拐杖定了定神,又道:“你还是个娃,现在还不懂。你知那叫什么?四天天台大戏,征东征西征南征北,这叫东西南北四大征,咱密县开窑讲究唱戏,图的就是东西南北四处发财,——你来看干什么?”

微茹时年六七岁,黑眼珠骨碌碌转着,笑道:“爷,你又

叹了一口气,一老一少这才透迤回家。秉耀依旧怒气未消,一路口痛骂儿子圣行和父亲尚得。等快到家门口,秉耀忽地停下,皱着眉,手里的盘棘拐杖敲着地,不肯挪步了。微茹明白他的心思,就又笑道:“爷,你放心,你骂我爷爷和我爹的事,我肯定不跟我爹说。”

秉耀大喜,便眉开眼笑道:“好孙子!爷还给你晒酱豆吃!”秉耀是道光二十六年生人,沈家窑场是咸丰二年开窑,窑主尚得礼聘了工头张大,“四大征”唱过,张大领着十几个煤工开工,日夜劳作不息。密县煤储量甚巨,采煤业自两汉发端,唐宋日渐风行,明清之际已是豫省主要煤产地,窑口林立,煤工云集。靠着开窑采煤发了财的不少,血本无归者也大有人在。很多窑场耗费半年人力物力,深掘入地数十丈,连个煤渣都不见。也是天佑沈家,开窑一月即产煤,不到一年,出煤无数,且开采顺利,平安无灾,获利甚多,沈家顿成小富之户。沈家兴旺,工头张大功不可没。尚得见

他为人厚道,行事稳健,深得煤工拥戴,便跟他结拜兄弟,把窑口股本分他一成,还给煤工们涨了工钱,意在笼络人心。张大也知恩图报,和煤工们干得跟小老虎一般。尚得此举,并不是寻常窑主所为,究其本心,还是放不下功名进取之念,一心要科考。沈家自明初从山西迁至密县,已逾数代,一直是耕读世家,历代先辈不管生计有多艰难困顿,都要倾全家之力,供养子弟读书科考,可惜沈家功名之路一直不顺,顶多走到生员便告止步。到尚得这一辈,光靠田里刨食,已然难以养活全家,这才卖了耕读之“耕”,做起了煤窑买卖,但耕读之本也不擅商贾经营,便秉承祖训,把窑口生意拱手交给了义弟张大,自己一门心思奔科考了。一晃到了咸丰三年,江南闹长毛,攻占了大清半壁江山,长毛定都金陵之后,派军北伐直捣京师,河南是北伐必经之地。一进六月,战事骤起,乡里风传长毛兵已打下豫东归德府,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说长毛兵要从

归德府经山东北上,有的说要打下省城开封经略中原,尚得还在惦记本分他一成,还给煤工们涨了工钱,意在笼络人心。张大也知恩图报,和煤工们干得跟小老虎一般。尚得此举,并不是寻常窑主所为,究其本心,还是放不下功名进取之念,一心要科考。沈家自明初从山西迁至密县,已逾数代,一直是耕读世家,历代先辈不管生计有多艰难困顿,都要倾全家之力,供养子弟读书科考,可惜沈家功名之路一直不顺,顶多走到生员便告止步。到尚得这一辈,光靠田里刨食,已然难以养活全家,这才卖了耕读之“耕”,做起了煤窑买卖,但耕读之本也不擅商贾经营,便秉承祖训,把窑口生意拱手交给了义弟张大,自己一门心思奔科考了。一晃到了咸丰三年,江南闹长毛,攻占了大清半壁江山,长毛定都金陵之后,派军北伐直捣京师,河南是北伐必经之地。一进六月,战事骤起,乡里风传长毛兵已打下豫东归德府,一时间众说纷纭,有的说长毛兵要从